

园内开花园外香——浅谈话剧《立秋》中《清风亭·认子》一场

李健

作者赐稿

—

话剧《立秋》讲述的是“丰德”票号马洪翰家族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之时，面临的存亡考验，宣扬的是“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价值理念，倡导“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的奋斗精神。“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票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严守祖训，誓死为“丰德”票号护碑守门；副总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革新，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两个情同手足的挚友围绕票号的发展发生激烈交锋。昌仁与瑶琴是许马两家因商业利益而联姻的一对不幸儿女，瑶琴在绣楼上苦等昌仁六年，可是昌仁留学归来，另有所爱。马洪翰之子马江涛视戏如命，弃商从艺。父子近在咫尺，却陌路天涯。传统与革新、理智与情感，矛盾交错，悲情交织，让人感叹。

从戏剧的矛盾冲突发展来看，《立秋》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丰德”票号的命运。马洪翰主张严守祖训，为票号护碑守门。许凌翔则主张顺应时代潮流，改革票号体制，预备入股国家银行。二是马家与许家几代人的情感纠葛。上一代人马洪翰、凤鸣、许凌翔的情感纠葛；下一代人瑶琴、许昌仁、文菲的情感纠葛。这两条线索的交织既从宏观上融入了时代背景，使全剧立意高远，又从微观上结合了传统家族儿女的爱恨情仇，这样就好比建构了一张巨大的网，把家族兴衰、国运维新、儿女情长笼罩其中，这似乎也是一出大戏所必须具备的。应该说话剧《立秋》处理这些矛盾还是比较到位和深刻的，这也是《立秋》自开演以来盛况空前，好评如潮的原因。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出话剧还行进着的另外一组矛盾，就是马洪翰和儿子马江涛之间的冲突。马洪翰一心希望儿子学习经营之道，传承家业，而马江涛视戏如命，弃商从艺，为追求自己的事业，负气出走。《清风亭》“认子”一场，父子近在咫尺，却陌路天涯。一曲晋剧《清风亭》述尽天下父子情，可惜同这一段戏中戏一样，父亲有意叫回儿子，儿子却意在告别商界，马

洪翰与凤鸣只能慨叹：江涛不在，人去楼空。《清风亭·认子》配合以晋剧的唱腔，更显苍凉遒劲，衬出戏中人物的悲凉心情。

《清风亭·认子》这场戏的确别有一种凄凉之情，但是看完这出戏，却总给我一种疏离的感觉。就好比园内开花园外香，《清风亭·认子》一场是《立秋》这个“花园”里精彩的一枝，生长于这个园中，但是却把好看的花和好闻的香逸出园外，没有和园内其他姹紫嫣红的花一起为全园增色添艳。虽然这是一场感人的认子戏，道出了父子陌路的悲凉，但是总不能和全剧的冲突发展和感情变化连接在一起。仿佛《清风亭·认子》这场戏在《立秋》中的位置如晋剧唱段在话剧中的位置一样，是一场好戏，但不是一个好的关节点，它不能够集中剧中的冲突，似乎并不能够凝聚全剧的感情焦点。实际上《立秋》从第三场马家议事厅里的交锋和第四场马家花园内的“婚变”闹剧已经把全剧的冲突推向高潮了。在这两场中，剧中的两个主要矛盾都发展到极点，围绕“丰德”票号的生存，马洪翰与许凌翔的矛盾也终于极端化。同时在瑶琴走下绣楼，却发现昌仁与文菲已是恋人之时，昌仁与瑶琴的爱情梦幻终成悲剧，许家与马家两代人的情感纠葛至此也已全面爆发。全剧在的矛盾冲突和情感发展至此也达到顶点，而《清风亭·认子》在这个时候的出现，并没有将全剧的矛盾推向新的极点。如果我们推断编剧的意图是想通过写马江涛的新选择，背弃了父亲的传承愿望，使多事之秋的马家雪上加霜，同时这也寓意着时代变了，个人的选择要变，家族的思维要变，票号的经营也要变，这样《清风亭·认子》这场戏就与全剧的主题相契合。

其实从全剧来看，马洪翰认子的戏也并不是旁逸斜出的，它有着草蛇灰线似的发展脉络。第一场马洪翰与郝帮主点戏票戏的时候即已点出“冯老板”极可能的身份，在剧中老太太又提到马江涛不愿从商，立志学戏，被马洪翰用算盘砸破头而负气出走的旧事。编剧安排这样的前因后果自然是为了营造票号的风雨飘摇和马家的分崩离析，或者也欲以马家儿女的新选择来暗示时代新潮给旧家族注入新的生机。比如瑶琴虽然在绣楼没有等来自己的爱人，但毕竟马家大院的女人走下了绣楼，开始走出深长的甬道。马江涛唱着“世态纷纭朱颜老，傀儡闹罢哄堂笑，当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告别父母，离开马家大院……但是这场戏并没有完美地实现作者的这种意图，它实际产生的负面作用可能是使全剧所集中起来的感情高峰有所分离，观众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前一

场的交锋，而不知不觉将一部分兴奋点转移到苍凉的晋剧中。因为瑶琴走下绣楼，用“大脚”走出“小脚”女人所走不出的山西大院，就可以预示着马家儿女可以而且有他们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的，也就是说，作者所用马江涛的生命选择来体现的创作意图，实际上瑶琴这个角色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况且马江涛的“职业”（学戏）并不是“新”时代的选择，或者说马家父子的冲突实际上只能算是父辈的职业期待与子辈的职业理想之间的矛盾，这种父子冲突在山西大院可能很久以来就存在的，因而它的出现不能为全剧提供更高的兴奋点。于是《清风亭·认子》这场戏从全剧的矛盾冲突发展全局来看就有点削峰平谷的感觉，就好比百花园内一朵姣妍漂亮的花，虽然沁人心脾，却开在园外，未能与园内百花共吐芳华，这似乎不是编剧对《清风亭·认子》这场戏的初衷。

《清风亭·认子》这场戏的成败乃至存废是话剧《立秋》剧本的一个焦点之争。《立秋》剧组演创人员在与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的交流研讨时，许多艺术家与专家都提到这场戏在全剧的作用，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王宁教授就认为《清风亭·认子》这场戏可以放在全剧的末尾，即第六场“老太太坐化”之后，这样可以避免这场戏对全剧冲突高潮的弱化，也可以预示马家儿女在时代的选择也是马家大院的希望所系。对于《清风亭·认子》这场戏在全剧的位置，我们可以进行各样的讨论，而《立秋》剧组在不断的演出磨合中也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调整，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一部完美的《立秋》带给我们更多的震撼！

编者按：作者为苏

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